

印度與中共邊境衝突及其發展

沈鈞傳

從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發生軍事衝突以來，至目前已有二十五年，在此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中，雙方的邊界爭論，雖然歷經七次談判而迄未徹底解決。去年第七次邊界談判前夕，中共與印度因桑多洛河谷（Sundorong Chu Valley）事件，使得所謂的「麥克馬洪線」西端的中印布（丹）相鄰的三角地帶再度出現劍拔弩張局勢，中共與印度的邊界談判因此不歡而散。今年二月二十日，印度在我國南疆傳統習慣邊界線以北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廣大領土上，擅自建立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中共為此曾提出抗議，並指責印度「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傷害中國人民民族感情」。①印度則認為中共的反應完全是「干涉了印度的內政」，因而「完全不能接受」。②此後，印度和西方的報紙都報導了有關中共與印度在雙方邊界的東段增兵對抗的消息，並傳出中共將於今年夏季可能再度進軍印度，重演一九六二年「教訓」印度的軍事行動，③尤其當印度集結軍隊在「阿魯納恰爾邦」進行軍事演習之際，中共指責印度「蠶食中國領土」，除要求印度撤兵外，必要時將採取行動因應，④中共與印度邊界緊張局勢隨之而日益升高。今年五月十四日一則來自芬蘭赫爾辛基薩諾瑪報（*Helsingin Sanomat*）的消息指出：「過去數週內，中國西藏與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相鄰之處曾發生武裝衝突」，⑤引起了國內新聞傳播界的注意和重視，可是第二天中共指責芬蘭報紙的報導為「純粹的捏造」，印度國防部發言人也堅決地否認這項報導，並指其為「毫無根據的錯誤報導」⑥。不過，儘管中共與印度都否認了這項來自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報導；但是自今年初以來，中共與印度各自

註①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一版。

註②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孟買），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十五版。

註③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一版。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一版。

註⑤ 南華早報（*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香港），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一版及國內各大報的頭條新聞。

註⑥ 大公報（香港）和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一版。

在邊境一帶擴增兵力，舉行軍事演習乃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國務院也為此表示了關注。^⑦因此有關中共與印度對我國西藏領土的爭論及其最近的發展，試分析如後。

「麥克馬洪線」不具合法性

我國大陸和印度之間的邊界，東起中、印、緬未定界，西迄新疆、西藏和印度克什米爾的拉達克相會之處，全長約二千里，由於其間夾著布丹、錫金和尼泊爾三小國，中共爲了便於和印度分清界線起見，將整個中印邊界分爲東、中、西三段。本文所論及的所謂「阿魯納恰爾」卽爲中印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其面積約爲九萬平方公里。^⑧這一地區自一七二七年清廷設官駐藏後，卽由我國西藏地方管轄。中日戰爭爆發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當局於一九三九年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採取前進政策，越過傳統習慣邊界線，佔領了一部份原屬我國的領土。不過從一九三九迄一九五四年，印度所出版的地圖，都將「麥線」標明爲「中印未定界」。一九四七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不僅繼承了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的非法佔有，而且又向北推進，尤其乘中共全面叛亂，我政府無暇顧及邊區行政管轄之際，於一九五三年前後將其控制逐漸擴張到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一九五四年，印度當局在非法佔領的這塊中國領土上成立了所謂「東北邊境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負責管轄，並修改官方地圖，把「麥克馬洪線」標爲中印邊界東段的「已定界」。印度所謂的「東北邊境局」在行政上原屬阿薩姆邦(Assam)管轄。一九七二年印度又將該局升格爲所謂「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九兩日，印度國會人民院(Lok Sabha)和聯邦院(Rajya Sabha)分別通過一項法案，將所謂的「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爲「邦」^⑩，企圖將他們強佔的中國領土合法化。實際上，儘管印度政府一再對外主張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一條合法的國際疆界，但是從歷史的發展和法律的觀點來探討，「麥線」的合法性顯然有待商榷。

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其實在地理上並無明顯的標示，它只是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中英兩國官方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三方面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商討中國和西藏關係失敗後，英國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下秘密談判下的產物

註⑦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一版。

註⑧ 有關中印邊界的長度及中印邊界東段的面積的資料，請參閱中共出版之國際問題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至二頁。

註⑨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二版。

註⑩ 印度時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和十日，十五版。

。一九一三年，當時英國政府以承認中華民國為交換條件，脅迫袁世凱政府派遣代表，遠赴西姆拉出席中、印、藏三邊會議，商討西藏地位問題。一九一四年二月英國提出調停中國與西藏關係草案，其中多處損及我國在西藏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儘管北洋政府代表陳貽範懾於英方的脅迫並避免決裂起見，在草約上從權草簽，但畫行之前曾先行聲明，非奉政府訓令正式簽約不能生效，英方代表對此亦表首肯。我政府於獲悉陳貽範權宜草簽後，於一九一四年四月廿九日致電陳使，表示不能承認，應聲明取消，是以「西姆拉協定」所規範的中國與西藏關係根本不具法律效力。西姆拉會議決裂後，英國與我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下以秘密換文方式，將我國傳統習慣邊界線，由喜馬拉雅山南麓向西藏內移到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但是西藏歷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本身並無締約權力，所謂「麥克馬洪線」自屬非法。此後雖經我政府與英國多次嚴正交涉，但都沒有結果。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獨立後，我政府曾於一九四九年正式照會印度外交部，否認「西姆拉協定」草約的合法性，並拒絕承認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為中印的國際邊界。

我們如果從國際法的觀點來探討，不難發現所謂的「西姆拉協定」和「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也缺乏法理的依據。即使英國人和印度人也承認「西姆拉協定」不具實效，「麥線」的合法性有待商榷。英國參與談判的麥克馬洪 (Henry McMahon) 代表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的報告書承認西姆拉三邊談判已告破裂。麥氏的繼任者在一封私函中表示，從純學術觀點來看，沒有中國政府簽字的西姆拉協定，目前是無效的。^⑩至於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和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換文下所產生的「麥克馬洪線」，不僅中國政府不承認其合法性，即使西藏地方政府也未批准該一秘密協定。英國駐印度總督，在西姆拉會議後，向倫敦提出的一篇報告中更明白地指出：「西姆拉會議沒有討論中國與印度的邊界問題，麥克馬洪的建議，只能代表他個人，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印度政府的授權。」^⑪此外，印度的一位學者卡魯納卡·谷普塔 (Karunakar Gupta)，在一九七一年發表一篇論文指出，「麥克馬洪線」缺乏一種合法而有效的基礎，英國政府也不承認「麥線」是中印間的正式邊界。這一論點顯然是根據前述印度總督的報告而來。谷普塔又根據其他的學術著作，對西姆拉協定和「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谷普塔指出，世界著名的艾契遜條約集 (Aitchison's Treaties) 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西姆拉協定尚未編入，一九二九年版本第十四卷也指出，中國代表並未正式簽字，由此更證實了西姆拉協定和「麥克馬洪線」之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據。後來英國為了掩飾這項不利之處，曾在一九三八年下令將艾契遜條約集一九二九年版本第十四卷收回以換取一九三九年新版本。可是這一新版本對於「麥克馬洪線」的敘述仍然不

註⑩ 同註⑨，三頁。

註⑪ Alan J. Day (ed.), *Border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2), p. 253.

很明朗。^⑩所以印度一直口口聲聲主張「麥克馬洪線」是一條正式的國際疆界，以及擅自將非法佔領的線南地區正式宣佈為「邦」，其法理依據相當薄弱。

中共對東段邊界的主張

自一九三七年起，英國乘我抗日侵略之際，逐漸將其勢力由中印傳統習慣邊界線向北擴張到「麥克馬洪線」。印度獨立後乃繼承了英國殖民當局的遺產，並乘中共叛亂期間，在該非法佔領區內派兵駐防及移民屯墾。中共偽政權成立後，隨即於一九五〇年進入西藏。當時中共並未對印度非法佔領中國領土乙事提出異議，同時還和印度維持相當融洽的關係。可是當印度發現一九五〇年中共出版的地圖仍將南疆以傳統習慣邊界線為界時，印度總理尼赫魯立即宣佈：「麥克馬洪線為我們的邊界線，任何人不允許逾越」，但中共並未作出任何具體的反應。直到一九五二年，中共才正式提議，要求印度談判解決印度繼承英國在西藏的權益所引起的某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於是在印度的同意下，雙方在一九五三年開始進行談判^⑪。最後雙方於一九五四年簽訂了西藏間的所謂「通商交通協定」，其中除了在序言中雙方共同宣佈了所謂指導外交方針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外，印度正式確認中共對西藏的主權，自此結束了過去帝國主義者夢想促使西藏脫離中國獨立的美夢。當年尼赫魯之所以向中共讓步而換來一紙「和平共處五原則」的保證，乃以為中共不僅無意向印度擴張和滲透，而且誤以為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下，中共已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實際現況以及對印度一九五四年官方地圖將我國新疆的阿克賽欽劃入印度版圖一事不表異議。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期間，曾與尼赫魯談到中共與緬甸討論「麥克馬洪線」問題。據尼赫魯的筆記有如下的記載：「雖然他（周恩來）認為麥克馬洪線是不公正的，但基於既成事實和中印友誼，中共將可承認這一現實。」^⑫周恩來的這一暗示，更使尼赫魯及印度國會議員大為陶醉。實際上，在周恩來講話的同時，中共在印度所主張擁有主權的阿克賽欽地區，正建造一條由新疆經由該地通往西藏的戰略公路，且已接近完工階段，但印度政府在事先却一無所知，直到一九五七年印度才獲知這條公路已完成，而且中共已對阿克賽欽加以實際佔領。至此印度才恍然大悟，原來周恩來一九五六年的暗示包藏禍心，所謂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也不過是另一

註⑩ 拉瑪·斯瓦魯普 (Rama Swarup) 的英文通訊。

註⑪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0), p. 70.

註⑫ "India-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Detente", *China Report*, Vol. XII 11, No. 5, May-June 1976, p. 63

種擴張的掩飾，其目的無非想以阿克賽欽的實際控制權來換取印度佔領「麥克馬洪線」的既成事實。

當一九五八年，中共與印度各自對具有戰略意義的邊界爭議地區達成戰略目標後，雙方開始相互指責與謾罵，印度更在東西段邊界採「前進政策」，逐漸向邊界採取軍事行動，試圖建立據點和哨所，最後終於因西藏康巴族人抗暴運動而使中共與印度於一九五九年八月與十月兩度發生流血衝突。周恩來在此期間，曾於該年九月八日致函尼赫魯稱：「中國政府絕不承認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二天後尼赫魯宣稱：「印度將堅守麥克馬洪邊界線」。一九六〇年四月周恩來再度訪問新德里，周某向尼赫魯重彈舊調稱，只要印度承認中共所控制下的阿克賽欽公路以北及以東的合法性，中共就承認「麥克馬洪線」。可是自大而傲慢的尼赫魯却一口拒絕了周某的建議，他堅持「麥克馬洪線」是一條不必爭議的邊界線，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除非中共軍隊撤出，否則就沒有談判的必要。一九六一年，印度繼續在西段阿克賽欽地區採軍事壓縮政策，中共也部署軍隊以爲因應。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以閃電戰的速度，從東西兩段邊界發動攻擊，東段越過「麥線」深入阿薩姆平原一百餘英里，西段亦推進廿五至三十英里。一個月後，中共片面宣佈停火並撤軍至一九五九年實際控制線後廿公里（十二英里），以便等待接受第三國的調停。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前，雙方大使都已撤回，戰後的外交關係僅留代辦處理館務，一切正常的關係都告中止。但是中共對於邊界的態度，我們從周恩來的多次暗示，可以發現其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而且也能兼顧到雙方的現實性，如果不是尼赫魯的自大狂妄，中共與印度似乎應該在一九六〇年代就達成邊界協定，而且一場邊界戰爭也應該可以避免。

桑多洛河谷事件及其影響

一九七六年四月，印度決定派遣大使前往北平，於是雙方恢復了正式外交關係，更由於雙方高級官員的互訪而逐漸觸及敏感的邊界問題。一九七九及八一年印度與中共外長相互訪問後，終於決定舉行邊界談判，以解決雙方爭議達三十餘年的邊界問題。從一九八一年底迄一九八六年七月，雙方已舉行過七次談判。在此期間印度所持的立場仍然極爲強硬而不夠明確，而中共則從周恩來時代的暗示性政策，到了鄧小平時期已正式成爲明確的政策。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一日，鄧某在接見印度國防雜誌勇士（Virante）月刊主編克里相·庫瑪爾（Krishan Kumar）訪問時正式表示：「我認爲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可以經由一攬子的方式來解決。在東段，中國可以承認歷史上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當庫瑪爾要求鄧某詳加解釋時，鄧某又說：「當我們可以承認東段實際控制線時，印度也應當承認西段的現狀。」^①鄧小平的建議本質上並不是個創議，應該是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周恩來政策

註① 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新德里），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的延續，所不同者在於周某的暗示屬於一種信號，而鄧小平的建議已成為一種外交的主動，已經形成為外交政策的一環。

中共與印度在五年期間，先後舉行了七次邊界談判，儘管中共的政策業已公開宣示，但是印度則始終不願表態，其原因主要可能與內部分離運動層出有密切關係，任何重大政策的變更，如果缺乏民意的支持，很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動亂與不安，可是中共經過多年的等待而漸感不耐，於是在去年第七次邊界談判前夕，中共在「麥克馬洪線」上的桑多洛河谷進行軍事活動，據印度方面宣稱，桑多洛河谷位於中國、印度和布丹三國交界的「麥克馬洪線」上，面積約有六十五平方公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與印度在此發生激戰，印軍遭到徹底的失敗。^⑩戰爭結束後，雙方各自撤軍回到原有防區，此後由於桑多洛河谷位於林木茂密的崇山峻嶺，坡勢陡峭，氣候酷寒，而中共與印度雙方都未再派兵駐防桑多洛河谷地區。至一九八五年，印度情報局在桑多洛河谷重建小型據點，中共看在眼里並未採取行動。可是到了雪季來臨之後，印度情報人員由於難耐酷寒而撤往平地時，中共軍事人員亦進駐桑多洛河谷。所以當翌年夏季，印度情報人員再度上山時却發現了中共的軍隊築壕固守，顯然已經渡過了一個寒冬。^⑪印度發現中共軍隊盤據桑多洛河谷，而且還在當地建築直昇機場後，印度認為中共已越過「麥克馬洪線」侵入「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的領土，並提出了強硬的抗議。^⑫中共則堅稱桑多洛河谷根本就位於「麥線」之北，同時還特別指出：「中國邊防人員在自己領土上進行正常巡邏，沒有越過雙方實際控制線一步，根本不存有中方人員『入侵印度領土』的問題。」因此中共嚴詞拒絕了印度所提出的抗議，^⑬使雙方即將舉行的第七次邊界談判從此蒙上陰影。當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印度談判代表團抵達北平，準備進行第七次邊界談判時，中共「外長」吳學謙向印度代表團表示，印度在談判前夕將一些事情公諸輿論，有礙談判的進行，希望雙方平心靜氣地面對事實，講道理。印度代表文卡特斯瓦蘭(A. P. Venkateswaran)則表示，「印度報紙的報導有的是事實，有的不是事實，……。」^⑭從印度代表的語氣來看，顯然已採取較低的姿態，可是中共的態度則遠比過去為強硬，以致第七次談判終於不歡而散。

由於雙方對桑多洛河谷事件各持己見，在相互指責的情況下，適逢「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首席部長蓋敢·阿潘(Gegong Apang)正在新德里訪問，於是他立即向總理拉吉夫·甘地提出建議，將「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⑮以便以

註⑩ Neville Maxwell, "Towards India's Second China War?" *South*, May 1987, P. 80.

註⑪ Inder Malhotra, "Political Commentary, What's China Up to?", *The Times of India*, May 28, 1987, P. 8.

註⑫ 印度時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版。

註⑬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一版。

註⑭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一版。

註⑮ 印度時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版。

合法統治來對抗中共的領土主張。可是印度決定在「阿魯納恰爾」擅自設邦，事實上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不僅毫無助益，相反的中共的態度勢必更爲強硬，尤其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桑多洛河谷事件發表的講話，無異等於自毀立場，他把這件事的爭執歸咎於繪製地圖的技術問題。也就是說，一九一四年麥克馬洪在地圖上用一枝筆芯較粗的筆所繪製出來的結果，「線」的本身含蓋面可能寬達數十公里，桑多洛河谷正位在「麥線」之上，於是引起了與原圖不相同的情況，關於此事，中（共）印雙方可以共同一起來解決。②不管印度採取何種低姿態，由於印度在中國傳統習慣線以北迄「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擅建「阿魯納恰爾邦」一事，已引起中共的憤慨，今後的邊界談判，除非印度接受鄧小平所建議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否則中共對邊界問題的態度將不會讓步。

印度與中共邊界緊張局勢升高

今年二月二十日，印度擅自將所謂的「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爲第二十四邦，再度引起中（共）印雙方的一陣指責和駁斥，雙方關係因而陷入近幾年來的最低潮。四月八日印度政府發表一份年度外交報告，其中強調：「中國不應破壞邊界現狀」，該報告又指出，中共入侵「桑多洛河谷」及拒絕承認「阿魯納恰爾」升格爲邦，對於公平合理解決雙方邊界問題恐有不利的後果；③四月九日，印度又發表年度國防報告指出，中共入侵「阿魯納恰爾」，已破壞了邊界的和平與平靜，迫使印度不得不在雙方邊界沿線採取了適當的防衛措施。④也就是說，印度準備向中共進行心理戰和神經戰，升高邊界的緊張局勢，其主要的理由，很可能與拉吉夫·甘地目前所面臨內政上的壓力和政治地位受到威脅有關。今年初，印度旁遮普邦錫克教分離運動及恐怖活動再度猖獗，印度藉巴基斯坦舉行軍事演習而採取備戰行動，並封鎖旁遮普與巴基斯坦邊界，印巴之間第四次軍事衝突大有一觸即發的態勢；三個月之後，印度時報於四月十六日以頭條新聞報導了「中國在邊界集結軍隊」的消息。其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幾點：（一）印度與中共都在動員部隊進行對抗，其規模爲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衝突以來所僅見，雙方因而可能在今夏爆發全面性的衝突；（二）印度根據西方國家的情報，中共在西藏實施動員，陸軍已完成備戰，五月間可能對印度發動攻擊；（三）印度爲了因應，將年初在印巴邊界進行「基本問題」(Brasstacks)爲代號的演習部隊，由西部邊界調往東段的中印邊界，進行「棋盤」(Ch-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及印度時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一版。

註③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九版。

註④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equerboard) 爲代號的新軍事演習，五個中隊戰鬥機亦已東調，其他陸空增援部隊正隨時待命行動；(四)印度認爲「桑多洛河谷」以及「阿魯納恰爾」升格爲邦兩事件，再加上印度進行軍事演習，很可能激起中共再度「教訓」印度的行動。²⁰當中共與印度邊界附近瀰漫著緊張氣氛之際，中共駐印「大使」李連慶突於四月十六日拜會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其目的顯然與邊界局勢緊張有關，但雙方會談的內容均未見披露。²¹

中共對於印度所採取的心理戰，初時態度較爲溫和，進而則對印度的增兵邊界加以譴責，最後則動員軍隊以爲對抗，使中印邊界緊張局勢因而升高到一九六二年以來時最高峯。印度與中共之所以「摩拳擦掌」，頗有一決生死之態。實際上，雙方都只是故作姿態，以強敵當前來求取內部的安定與團結。今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北平親自接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斯主義派)總書記南布迪里巴德(E. M. S. Nambudiripati)時提出了中共目前對於邊界問題的政策爲：(一)「中國主張互諒互讓、合情合理地解決邊界問題」，(二)「中國奉行的基本政策是發展國民經濟和維護世界和平」，(三)「中國同鄰國的邊界問題，除中蘇、中印邊界問題外，其他都已解決」，(四)「中蘇關係在貿易、文化方面有發展，雙方正在進行邊界問題談判」。²²鄧小平接見印共總書記，其目的在宣示中共希望早日談判解決其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尤其最近中共與蘇聯邊界談判中斷九年之後，今年二月已在莫斯科恢復，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也先後舉行十輪，所謂的「三大障礙」也有逐漸消除的跡象，至少蘇聯軍隊從外蒙與阿富汗都作了象徵性的撤退，柬埔寨問題也在透過各種外交途徑，試圖有所突破，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以及邊界問題如果有任何發展，對印度目前的對中共政策無疑是個很大的打擊，因此中蘇共關係緩和，對印度而言，勢必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作新的調整。

中共除了以改善中蘇共關係來向印度施加壓力外，最近又對印度發表立場強硬的警告。中共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馬毓真於四月廿二日與五月六日，先後兩度在記者會上表示了對印度的不滿，其內容包括下列各點：

(一)目前中印邊境地區之所以有些緊張，完全是由於於印度軍事人員不斷越過雙方的實際控制線(麥克馬洪線)，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佔領一些「點」，時而派遣軍用飛機侵犯中國領空，還在中印邊境地區集結軍隊，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所造成的。

(二)印度報紙毫無根據地說中共在「西藏集結力量」，要「教訓」印度，這完全是別具用心的造謠。不過面對中印邊境地區出現的形勢，中方不能無所作爲，但也沒有像有的報導所渲染的那樣。

註²⁰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一版。

註²¹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二版。

註²²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一版。

(三) 只要印度停止入侵，撤出越線之軍事人員，中印邊境局勢就會緩和，不愉快的事件就可避免發生。中共主張以友好協商，互諒互讓，早日合情合理地解決雙方的邊界問題。^② 中共透過這種正式的外交途徑，將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升高的責任推給印度，除了爭取同情外，主要在迫使印度早日召開第八輪邊界談判並認真進行實質性的談判。印度對於馬毓真的指責除立即否認「蠶食」中國領土及侵犯中國領空外，印度外長狄瓦里 (N. D. Tiwari) 在印度國會表示，印度正準備與中共進行第八輪邊界談判。^③ 顯然在中共的壓力下，印度的態度已有所改變。

在中共與印度邊境局勢緊張聲中，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溝通管道乃是印度國防部長秘訪北平。根據四月二十二日印度時報報導，印度國防部長潘特 (K. C. Pant) 在前往北韓祝賀金日成七十五歲生日後，於返國途中在四月十七日秘訪北平，逗留一日，討論中印邊界問題。據報導稱，潘特在前往外交部次長班達里 (Ramesh Bhandari) 陪同下會晤了中共一名高級的「部長」和兩名「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據稱這次會晤氣氛融洽，而且雙方都同意早日認真地恢復正式的邊界談判。一般推測，潘特所拜會的高級「部長」，很可能就是目前掌握中共決策大權的鄧小平^④。因此，儘管中共與印度各自在邊境地區集結軍隊，並相互指責侵犯邊界的情況下，由於透過外交和國防官員的接觸，外加印度共黨總書記訪北平所從事的政黨外交活動，使得雙方邊界情勢惡化及發生衝突的潛在危機因而有所改善。可是西方國家的傳播媒介却一再發表中共與印度瀕臨軍事對抗的預測，造成一種中印邊界衝突有一觸即發之態勢，顯有失實之處。

印度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方向

有關中共(共)印邊界衝突升高之報導，最富刺激性的應屬五月十四日芬蘭赫爾辛基薩諾瑪報所作的報導，據該報國外版編輯胡塔 (Kari Huhta) 告香港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記者稱：根據來自西藏拉薩的目擊者指出，中共的運輸機不斷南飛越過拉薩上空，拉薩的醫院住滿軍人準備接受治療，飛往拉薩的正常班機停航，以及藏胞之間紛紛傳說中印軍隊發生戰鬪。此外又根據過去幾個月來雙方在邊境集結重兵以為對抗的事實，據說印度至少有二十五營部隊戍守邊界，中共的軍隊數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二版和五月七日，一版。

註^③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一版。

註^④ 印度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一版。

字亦相去不遠。因此芬蘭報紙就根據這些現象推測中共與印度已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這一推測其可靠性固然值得懷疑，但是其所以會如此推測，主要是只看到雙方在邊界上的一些緊張的現象以及雙方官員的相互指責，而對整個中共與印度的國內外情況缺乏全盤性的瞭解所致。因為儘管雙方邊境駐有重兵且頻頻舉行軍事演習，但是雙方決策官員的溝通管道仍然暢通。印度共黨總書記和國防部長曾先後訪問北平，印度外長狄瓦里也在六月十四日抵達北平，中共「國務院代總理」萬里及「副外長」劉述卿都曾和他舉行會談，萬里表示：「希望保持邊境的安寧，不做任何刺激對方的事」，狄瓦里也宣稱：「願消除過去的疑慮，通過談判，公平合理地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最後雙方還同意在今年下半年在新德里舉行第八次邊界談判^②。中共方面除了一再公開否認發生邊界衝突外，「外交部長」吳學謙於前往非洲訪問途中，在巴基斯坦過境時表示，外傳的中印邊界發生軍事衝突的報導乃是誇大之詞；他重申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願望^③。最近中共「副總理」喬石訪問尼泊爾以及「副外長」訪問布丹時也先後否認了邊界增兵和發生衝突的謠傳，同時也提出了準備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舊調^④。不過儘管中共與印度雙方官員都表示有意和平解決邊界爭論，一致否認邊界發生衝突的報導，但是雙方對於桑多洛河谷的爭論以及印度擅將「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所帶來不愉快的陰影短期內仍然難以消除，而且中共與印度目前在內政和外交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壓力，所以雙方利用邊界緊張局勢升高來提高國內民族主義的情緒，達成國家團結和政局穩定的目標，應是可以理解的。就印度而言，旁遮普邦錫克教分離運動又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執政的國大黨有發生內閣的跡象、總統與總理之間又爆發憲政危機、拉吉夫·甘地自己也陷入軍事採購收取回扣的醜聞之中以及三邦議會選舉挫敗，共黨在南部克拉克邦(Keral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奪得政權，最近在哈里亞納(Haryana)這個國大黨傳統據點的邦議會選舉中遭到嚴重的挫敗，使拉吉夫·甘地的聲望一落千丈，國大黨政權岌岌可危。凡此種種都隨時可能造成一次新的政治危機。至於外交方面，自從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宣言」以後，已逐漸開始改善東西方關係，尤其對中共更是大肆籠絡，希望改善中蘇共關係，而且蘇聯也經由外交途徑，要求印度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如果中蘇共關係獲得改善，中蘇共邊界談判順利進行，對印度而言，將會構成壓力。中共目前也面臨著權力衝突以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鬭爭。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與印度實無能力發動對外戰爭。此外，我們可以看出，印度自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戰爭中遭受屈辱之後，在蘇聯的軍經援助下，其軍事實力已大為增強，尤其空軍機種的性能也有駕凌中共空軍的實力。因此，中共要對印度發動軍事冒險，其勝算實難以掌握，過去中共在「教訓」越南的戰爭中，似乎應該記取幾乎馬失前蹄的教訓，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一版。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二版。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二版和六月九日，三版。

因此目前不可能對印度發動另一次戰爭，這一點拉吉夫·甘地本人於六月三日在新成立的果阿 (Goa) 邦首府帕納吉 (Panaji) 對報界說：「外國報紙大量報導關於中國 (共) 軍隊調動的消息，一家報紙甚至說有人被送進了醫院。這些報導都是錯誤的」。他又說：「我不認為中國 (共) 會進攻印度」^⑤。所以儘管六月十七日「法新社」從尼泊爾加德滿都傳來中共兩名援尼技術員在尼印邊界遭印度邊防警察拘捕，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⑥，中共已要求印度立即釋放，中共官員指出，由於印、尼兩國並未劃分邊界而造成中共技術人員誤入印度邊界，所以尼泊爾政府正設法調解。印度將不致於藉此一事件而使其與中共的緊張關係推向更高的層面。印度國防部長潘特最近也巡視了與中共接壤的邊境地區，並對印軍表示，威脅和高壓手段，不能迫使印度放棄甚至「一寸領土」^⑦。目前中 (共) 印雙方在邊境互相對峙，偶爾可能發生小衝突，但是雙方發生類似一九六二年邊界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

自去年發生桑多洛河谷事件以致於第七輪中共與印度邊界談判草草結束以來，中共在邊界上採取若干軍事行動，再配合外交上的和平攻勢，實際的目的在向印度施加壓力，希望印度認真談判邊界問題，早日解決這一歷史懸案。印度一則要面對中共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壓力，另一方面蘇聯也一再向新德里暗示，希印度早日與中共和巴基斯坦兩大鄰邦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在此雙重壓力下，印度外長狄瓦里親訪北平，為未來的邊界談判作好基礎。狄某北平之行為一九八一年中共「外長」黃華訪印以來的首次外長級的接觸，其意義頗不尋常，對談判內容必有決定性的影響。據此觀察，未來的中 (共) 印邊界談判似乎只有兩個選擇：一為認真進行談判，在目前雙方實際佔領線的基礎上，組專家委員會作實地勘察和測量，並根據雙方戰略上的需要，相互略作讓步，以滿足各自的戰略需要，然後簽訂正式邊界條約，但是依目前印度的政治情況，可能很難獲得國內各派系的一致認同；另一個選擇就是實地勘測與測量目前實際佔領線的正確方位，也就是從過去地圖上的標示和口頭上的主張落實到地形上的實際層面；然後各自以正確的實際佔領線相隔而治，以減少衝突和爭執，這是暫時凍結目前邊界的權宜作法，待適當時機再作進一步的談判，而雙方仍可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如果中共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一直遲延不決，那麼雙方的緊張關係將持續不斷，邊界衝突問題之解決，已成爲中 (共) 印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副研究員)

註⑤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二版。

註⑥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三版。

註⑦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一版。